

欢喜冤家续集

目摇摇录

续第一回		()
续第二回		()
续第三回		()
续第四回		()
续第五回		()
续第六回		()
续第七回		()
续第八回		()
续第九回		()
续第十回		()
续第十一回		()
续第十二回		()
续第十三回		()
续第十四回		()
续第十五回		()
续第十六回		()
续第十七回		()

- 续第十八回 ()
续第十九回 ()
续第二十回 ()

续第一回摇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风景从来说古杭，山青水绿足徜徉；
烹羹脍玉年年脆，芦桔含花处处香。
教妓楼高香艳冶，梦儿膏古月苍茫；
画船载得春归去，烂醉佳人锦瑟傍。

且说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有两个土财主，一个姓朱，名子贵，号芳卿，年长二十八岁，正妻早故，只有一妾，乃扬州人，唤名喻巧儿，年方二十二岁，生得天姿国色，绝世无双；一个姓龙，名天定，号天生，年长二十六岁，妻亦亡过，因往南京嫖着一个姊妹，名唤玉香，年方二十二岁，乃苏州人，那姿色不须说起，十二分的了。他两家住在浙江驿前冲繁之所，贴邻而居。他二人俱是半文半俗土财主，或巾或帽假斯文。朱子贵又爱小朋友，相与了一个标致小官，唤名张扬。年方一十七岁，生得似妇人一般，令人可爱。逐日间接了龙天生，三人做一块儿吃酒闲耍，捉空儿便做些风月事儿。龙天生也爱他貌美，几番要与他如此，因朱芳卿管紧了，不得到手。就要如此，也不难事，只因两家内人不放松，故此倒也算做一桩难事。

闲话不提。且说西湖内新造一所放生池，周围数里有两层陂岸，中间建一所放生池，甚是齐整，可与湖心寺并美。故此艳女八方丛集，游人四顾增辉，年年四月初八，乃佛浴之日，满城土民皆买一切水族，放于池中，比往日不同。张

扬得知，与芳卿道：“明日四月初八，那西湖放生有趣，何不早唤船，湖上一游？”芳卿道：“使得。”忙唤小使往涌金门叫船，撑到长桥住候。龙天生得知这个消息：“我也出些分资，同去耍耍。”玉香知道，说与丈夫：“我有五两银子，买些螺蛳之类同去一游。”天生道：“须接朱二娘同去方好。”玉香走到后园里，叩着角门，只见一个女使开门。巧儿闻知龙二娘到，连忙走来迎接。玉香说其原故，巧儿笑道：“承二娘携带，同去走走，奴家也买些水族，同做些好事。不枉一番胜事。”便留玉香吃了午饭。须臾别去，巧儿与丈夫说，龙二娘约他之意，大家同去一游。芳卿道：“使得。”未免隔夜整治酒肴。

次日，唤下轿夫，一竟抬到长桥，下了湖船。各人相见，巧儿与玉香坐下一桌，他三个男人坐在下边一桌，把船撑到放生池边，都往寺井一看，果是胜会。莲池大师有云：

人人爱命，物物贪生。杀彼躯充己口腹，心何忍焉？夫灵蠢者，性身命岂灵蠢之殊；爱憎者，情生死原爱憎之本。是以闻哀鸣而下食其肉，见觳觫则易之以举。凡具有生，莫不均感。于是择四月八日之会，留千鳞万羽之恩。个个开笼，放雪衣而归去。人人发箭，从赤尾以将来。全生起于一念，惻怛由于天然。脱残生于鼎镬，苏物情于刀锋。梵咀之声，腾于岩谷。香花之气，蔽于林泉。神鬼共所钦闻，贤愚齐加赞叹。而放无常期，舍无定处。车停松柏，载将连远谈禅；舟散菰蒲，乐比坡仙会客，途中肯行方便，舟中尚乏馀粮。况

费用不过常食，解脱实同欢欣。在天在地，咸得遂共生成。随喜随缘，畴敢资其利益，变渔猎必争之所。为飞潜不死之乡，檀越存心，咸期普津梁之会。家居作业，聊当远庖厨之冤。

又一联附后：

茹素亦茹荤，凭我山有野味；
不杀亦不放，任他海阔天高。

那来来往往，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如行山阴道中，使人指应不暇。五人遂尔登舟，竟至湖心亭住着。上岸登楼，果是畅心悦目。朱芳卿看了玉香，频频偷眼；龙天生见了巧儿，步步留情。两个妇人暗暗领意。堪堪红日将西，急忙反棹。早到原所，轿夫早候。依先取路而归。自此两家内人相好，你去我来，各不避忌。

只因龙天生每每要与张扬结好，朱芳卿亦知其意。一夜，张扬宿于芳卿书馆，与芳卿勾当。芳卿说起玉香标致，爱慕之极，不能够如此。张扬说：“这事不难，自古道，舍得自己，赢得他人。包你上手便了。”芳卿道：“终不然把己之妾换他不成。”张扬笑道：“龙天生每每要我和他如此，我为了你，不好又和他上手。这事只须在我身上，便好图之。”芳卿道：“你不可视为儿戏，他妇人家不比你，倘若不肯，叫喊起来，体面不像了。”张扬道：“自古色胆大如天。这般芥菜子儿大的胆，缘何干得大事。”芳卿说：“怎生在你身上便好图谋。”张扬笑道：“他管门的老李，是聋

而且盲的。此事你可预先闪在龙家门首，待我叩门，叫出天生，只说你往某处吃酒，夜间不回了，我倒和他到你房中歇下。你见我进来，你竟做天生，直进内房。房中没灯火更好，有灯火只须将口吹隐，竟进被中。那玉香难道说你是别人不成。你切莫做声，竟到手上，慢慢说也未迟。”芳卿笑道：“好计，好计，恐有差池，认出怎好？”张扬道：“认出怕他怎的，他无非是个妓女，倒不放你在心上，又不是贞洁的妇女，就是认出，他一发快活了。”芳卿道：“这样我今晚倒要在巧儿面前说谎，只说和你在书房歇了。”张扬说：“这也做我不着了。”

计议端正，芳卿除巾脱服，等到黄昏时候，同张扬到龙家大门上叩了几下，老李问是何人，张扬道：“是我，要见你主人。”老李道：“大爷睡了。”张扬道：“有要紧的话见他，你进去说便了。”老李开了大门，进去一会说道：“来了。”芳卿闪在一边，天生出来，见了张扬，张扬扯到前边，附耳说了。天生欢喜之极。张扬道：“你可悄悄的，竟进书房叫我。叫老李栓门便了。”天生进了朱家大门，张扬推了芳卿进龙家，叫老李关上大门便了。老李应了一声，把门闭上。

芳卿一竟走到后轩，见一个女使持灯出来照着。芳卿把油口掩住下边口脸，竟往内走。见房中也有一灯，把眼一看，床帐分明，连忙把灯灭了，闭上房门去睡。玉香道：“我只说那小东西叫你出去干那付勾当，缘何倒肯进来了。”芳卿冷笑一声便一把搂住去，做那买卖。玉香那里知道是朱子贵，连忙分散金莲，轻偎玉体，在芳卿喜出望外，更加几倍功夫。在玉香见他不与张扬如此，却来和他留连，分外添

许多骚意，果是两情欢畅，须臾，雨散云收，沉沉而睡，直至五鼓，重上阳台。将及微光，芳卿抽身而起。玉香道：“天早，还好睡哩。”芳卿低道：“有事便来。”竟出了门，一路开门出去。到了街上，见自己大门还是闭的，倒走了开去。须臾门开，那天生也恐芳卿回来撞见，是早的出了朱家，竟往家中去了。芳卿走进书房，见了张扬，各道夜来之事，二人暗暗欢喜。

且说龙天生恐玉香问及，不好回话，竟到书房梳洗。玉香见了天生，并无一言，天生大喜。此后常常暗渡陈仓，竟不知情。

后来天生倒与张扬情厚，三回五次在张扬面上说巧儿标致，怎生得个法儿，睡得一夜，便死甘心。张扬笑了一笑，暗地想了一会道：“不难，如今芳卿常往外边去歇，竟不归家。只须待他出门，你竟假做芳卿，竟进内房去睡。二娘问你怎生进来了，你只说和我言语起来，决无碍事。”天生大喜。

次日，待等得芳卿出门，天生捱入书房。张扬道：“事不宜迟，好进去了。倘然停灯，必须吹灭，方可上床。”天生道：“倘巧娘认出，叫将起来，如何？”张扬笑道：“也是个不即溜的东西，你一时进去，他怎生知你是龙天生，就是做出来，不过是朋友的妾，也无甚大事，只管放心进去。”天生依了张扬之言，大了胆，直至里边。见了佛前灯火，依路悄悄而入。到于内房灯内未灭，忙闭房门吹灭脱衣，巧儿说：“今夜恭喜，为何撇了心爱的人，倒肯房里来睡？”天生假笑一声，一把搂住，便去亲嘴。巧儿啐住舌尖，两个云雨起来。

两个人完了事，双双搂住睡了。直至鸡鸣，重赴巫山之约，须臾天亮，天生抽身穿衣竟出，会了张扬，悉言其事。竟回家去了。张扬心下想道：“这两个妇人，都错认了丈夫，就是做出来，不过是兑换姻缘，只是瞒他两个便了。”那芳卿却也怕天生，贼头狗脑的回来；这天生又怕撞见芳卿，遮遮掩掩藏躲，两下该是缘法，再也不做出来。又这两个妇人，一些也不知道。

不期过了两月，只因朱子贵完愿，家中演戏，请着亲友，玉香也来吃酒。上得戏将晚，半本时，这玉香到巧娘楼上小解。芳卿无心上楼，走到床前，恰好玉香未及系裤。芳卿上前抱住玉香，玉香抵死不肯。芳卿笑道：“好了两个月，今朝倒不肯起来。”玉香道：“还不要乱话，我养你廉耻，不叫起来，好好放我下去。”芳卿想道：“且放他下去，慢慢省问他便了。”放他穿好衣服。玉香飞也似跑下楼去了。

不期过了几日，家中忙完了，天生想着巧儿，芳卿思着玉香，未免又是张扬线索。芳卿见玉香睡在床上，他竟脱衣就寝，有心把玉香便干。弄得酣美之际，芳卿叫道：“可好么？”玉香道：“好。”芳卿道：“今夜这般亲热，为何前番在我家楼上，死也不肯？”玉香心下吃了一惊：“此事并不吐露一些，缘何丈夫知道？又说在我家楼上，莫非朱芳卿了？”灯尚未灭，把眼仔细一看，惊道：“你原来这般大胆，倘遇见我良人，怎样开交？”芳卿道：“你尚在梦里。只因你天生要想勾引张扬，我从前月那日，如此如此，直到如今，只我再不提，所以你不猜疑。”玉香笑道：“这样奇事，如此和你扯个直了。”芳卿道：“为何？”玉香笑道：

“你的令政也差认了尊兄，亦被良人冒名宿歇了。”芳卿听见大怒道：“有这般奇事！了不得，我决不干休。”玉香笑道：“好没道理。我把你睡了两月，你妻子又难道我丈夫睡不得的。这是你不仁，不是他不义，还是谁先做此事？”芳卿默然无言。又道：“我妻子怎样与他睡？”玉香笑道：“此时天生也在你家，恨着你哩，这是天理昭彰，一报还你一报，还要气甚的。下次肯换，两下交易几次，如不肯，各自守了地方，竟自歇了。”倒说得芳卿笑将起来道：“不要便宜了他。”便又弄将起来。这玉香初然，只说是丈夫不在意上。后来这番晓得芳卿，自然又发出一段媚人的光景。芳卿十分爱极，便道：“玉娘，我与你十分恩爱，不若两下换转了，可使得么？”玉香道：“活该死的，只好暗里做此丑事，闻知于人，岂不羞死。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把人骂了乌龟忘八，看你如何做人！想你二娘还不知是天生，你明晚归家，与二娘说明，看他心事如何？”言之未已，天色微明，穿衣别去。

竟到书房，见了张扬，便怒哄哄的说着前事。张扬穿衣起来，笑道：“这是颠倒姻缘的小说一样了，你不淫人妇，人不淫你妻，你家嫂嫂，还不知道此事。倘然知道，乱将起来，外人知道，便不好了。只好隐然灭丑，方是高人，若是播扬起来，外边路上行人口似碑，一个传两，两个传三，登时传将起来。那卖新文的巴不得有此新事，刊了本儿。待坊一卖，天下都知道了。那时就将一万银子去买他不做声也难了，不若静忍，方是上策。”芳卿道：“我想起来，都是你成此事。”张扬道：“关我甚事，你自想玉娘标致，做起的勾当，与我何关？”

芳卿进去，见了巧儿，巧儿道：“好梳洗了，只管松头散发的。”芳卿扯了巧儿，低低道：“我昨夜失陪了，你不要怪我。”巧儿笑道：“这样昨夜睡在床上的是一只狗！”芳卿道：“我晚上与你说知。”巧儿满肚皮疑心起来，欲待再开口，见芳卿又走了出去，暗暗千思万想，摸摸情由，比丈夫身子轻巧，“莫非被人盗？”嗟嗟呀呀，叹息到晚。芳卿与张扬吃了晚饭，竟至房中，与巧儿睡了。巧儿忙问早上情由，芳卿将偷玉香缘故，从头一说。巧儿叹息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原是你不是起的，如今切不可再蹈前辙了。”芳卿道：“那玉香是个妓女出身，极会勾人，昨夜说出原由，知是我了，反发出许多怜爱之情，一时难舍，必须再与他睡睡，方肯住手。”巧儿笑道：“倘龙天生到来，我也变不得脸了。”芳卿道：“且看下回分解。”两夫妻未免有一番儿事情。

次日，恰好龙天生往亲戚家拜寿，芳卿知道，竟到后园，开了后门，竟到玉香房内。玉香看见，吃了一惊，忙走到后边冷房内，住了脚步。芳卿随他同到房中，玉香道：“此事只好暗地里还好做做。怎青天白日，走将过来。倘被他人看见，还是教我叫喊起来，还是隐藏得过，以后切不可如此。”芳卿笑道：“只因爱卿，一时见天生出去，起了念头，望你恕我之罪。”芳卿细把玉香一看，果是十分爱人，搂抱求欢。玉香难推，就在椅上云雨起来，两人愈加恩爱。直至事完，玉香要出外净手，道：“你且坐着，我出去了，再来与你讲话。”竟至房中净手，并看女使俱在外堂间耍，将轩门反闭，又到房中，笑道：“我昨晚把你情由，说与天生，他也没奈何道：‘这是天使其然。只索罢了，只是难舍

巧儿，如之奈何。’我便取笑他道：‘两下换转了如何？’他说：“却使不得，纵然你阅人多矣，他是个小妻，两下些混帐儿罢了。我想他肯如此，我怎生作难，不若与张小官说明，着他中间帮衬，摆席通家酒儿，大家各无禁忌如何？”芳卿道：“总是槐花净手，白不来的，依你这般说便了。”芳卿同玉香，到园中角门首，芳卿推门，那门锁紧了，忙叩两下，巧儿开门，见他两个便笑道：“倒好得紧，明公正气的来往了。”玉香脸儿红将起来。巧儿忙道：“二娘取笑，如此认真，大家一般般的，有甚羞涩。”一把扯了他到自己房中，唤女使便整些便物，留玉香吃酒，芳卿到书房说与张扬道：“玉香说天生原故。”张扬道：“等我与你两下打一个和局罢。”

次日，张扬走到天生家，就是撮合山一般，花言巧语，说了一番。龙天生已依允了，又与芳卿说了一遍，两下都应承了，每边出银二两，做一本戏文，不请一个外客，就摆在花厅后面，就做一本南北两京奇遇的颠倒姻缘戏文，两下自此明明白白交易了。不期那些左右邻舍闻知此事，传将起来，笑个不住。有那好事的，登时写下一首《西江月》词儿道：

相交酒肉兄弟，兑换柴米夫妻；
暗中巧换世应稀，喜是小星娼妓。
倘是生儿生女，不知谁父谁爷；
其中关系岂轻微，为甚称觴做戏。

满杭城传得热闹，朱龙二家也觉得不雅，想要挪移开了，又不便；欲要卖了妇人，又难割舍。遂自拈了四句诗，回着诸

人道：

这段奇缘难自由，暗中谁识巧机谋；
皆因天遣偿花债，没甚高低有甚羞。

后众人见了他四句，又题他四句：

张郎之妇李郎骑，李妇重为张氏妻；
你不羞时我要笑，从来没有这般奇。

朱龙二家见了，又复四句道：

两家交好又何妨，何苦劳君笔砚忙；
自己儿孙如似我，那时回覆怎生当。

自此各人猛省道：“果是，倘若儿孙不争气，妻子白白养汉的也有。还不如他小阿妈兑换的好哩。”内中又有人道：“小阿妈换了，也无此事。”内中又有人一说：“此乃世间常事，岂不闻爱妾换马，筵前赠妾的故事。”内中有个王小二，是个单身光棍，无赖小人，其日吃醉了，便道：“这朱龙两个都是无耻乌龟，所以做这样事。”朱子贵恰好出门，听见他骂得毒，打个溜风巴掌。龙天生听见，也走出来帮打，一众邻居都来劝息，把王小二怨畅一番道：“小小年纪，也不该如此轻薄。”王小二自告不是，到夜深，跳入江中死了。大家都不知道。过了几日，那尸首漂将起来，浮于江面，渔父捞上岸来，大家一认，方知是王小二投江死了。

那地方里长，见有对头的，不肯买材盛贮。恰好这日钱塘县大爷到浙江驿迎接上司，地方将此事从头至尾一禀，大爷一根签把三个人一齐拿到，跪在地下。大爷道：“你二人为何纵妾淫淫，又打死王小二？”朱子贵道：“老爷在上，纵妾淫淫罪当甘受。王小二辱骂，只打得几个巴掌，自知无理，投江身死，于小人何关。”大爷道：“果是投江，岂着你偿命不成。速追烧埋银两。”将张扬、龙天生、朱子贵各责三十板，以正纵淫之法。二妇不知不坐，地方免供逐出。登时下审道：

审得朱、龙二犯世上双奸，纵妾淫淫偷生禽兽，自取罪名人敢骂，甘心忍辱辱其身。王小二酗酒凶徒，已作江流之鬼。朱子贵不思有法，妄加风流之拳。龙天生一力帮扶，同拟不应之罪。恨张扬两家撮合，岂堪警杖之偏。速取烧埋，已完罪案，三人同罪一体，二妇另择良人，各取正妻，可免宗支之玷。待生亲子，方无诟父之疑。谅责三十，前件速行。如违申报上台，理合从重究遣。

那朱、龙、张三人，一跷一步，出了邮亭。到了家门，完其所事没奈何，断除恩爱，将二妇各嫁良人，各娶妻房，重偕伉俪。一个移在吴山，一个迁于越水。自此无人再生活了。正是：

一时巧计成侥幸，千古传扬作话头。

总评：

扬州艳女，南阮名姬。两皆国色天姿，四下自成心许。张约诡计，调虎离山，两妇乘机，养鱼换水，朱、龙各有移风换月之奸，天意惩于覆雨翻云之报。王小二捏造《西江月》，命殒东流水，天理丝毫不错，人心枉自安排。鉴此以为后戒。

续第二回摇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和尚偷花元帅，见色钉血蚂蝗；
钻头觅缝骗娇娘，露出佛牙本相。
净土变成欲海，袈裟伴着霓裳。
不思地狱苦难当，那怕阎王算账。

且说柳州明通寺一个和尚，法名了然。素有戒行，开口便阿弥陀佛，闭门只是烧香诵经，那晓得这都是和尚哄人的套子。忽一日，有个财主，携带艳妓李秀英来寺闲耍，那秀英是柳州出色的名妓，娇姿艳态，更善琵琶，常于清风明月之下，一弹再鼓，听见的无不动情。了然素闻其名，那日，走进寺来，了然不知，劈面一撞，李秀英便忽然一笑，了然见一笑，便尔留情，便想道：“人家良妇，实是难图。红楼妓女，这有何难？”须臾，见秀英同那人去了，了然把眼远远送他，到夜来好似没饭吃的饿鬼一般，恨不得到手。自此，无心念佛，只念着救命王菩萨，也懒去烧香。就去烧的香，也只求的观音来活现。整日相思，一日，走到西廊下，将一枝笔儿写道：

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夜苦相思。

一日一日害起想思来。非病非醉，不痒不痛，因而想曰：“今晚换了道袍，包上幅巾，竟到他家一宿，有何不可。”

恰好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晚将下来。住房中取了五两银子，锁上房门，竟往李家而来。

这和尚是该凑巧姻缘，却好这一晚还不曾有嫖客。秀英见了，就接进房坐下问道：“贵府何处？尊姓大名？”了然道：“本处人氏。小字了然。”秀英道：“尊字好似法名。”了然笑道：“小僧乃如来弟子，因慕芳姿，特来求宿。”秀英心下想道：“我正要尝和尚滋味，今夜造化，只恐妓铺往来人多，恐人知道，便连累师父。今晚权为，料亦无事，当图后会，必须议一静处方好。”了然道：“且过今宵，明日再取。”连忙取出那五两银子送与秀英，秀英欢喜道：“为何领这许多银子？”了然道：“正要相亲，休得见怪。”须臾，灯下摆出酒肴，二人闭门对饮。和尚抱秀英于怀中，坐下亲亲摸摸十分高兴，吃得醉醉的，收拾脱衣就寝。那了然见了妇人雪白身子，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下去，便一把搂紧，叫声活菩萨，自然与俗人不同，分外有兴：

一个贪花贼秃，一个卖色淫根，和尚色中饿鬼，妓女花里妖精。一个兴起云兵雨将，一个备着月貌花神，烟花寨里夫人，这番受敌。寂寞房中色鬼，果是遭擒。叫一声，和尚心肝，真快活。答一句，亲娘乖肉，实消魂。大光头，小光头，一齐都却。上花唇，下花心，两处齐亲。上阵时黄昏时候，罢战后恰好三更。可怜数点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片巾。

睡至五更，重新又起。至鸡鸣住手道：“我要别去了。”秀英道：“我阅人多矣，并无一个如你这般兴趣，望师父寻